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七十九回 論嫖界新小說收場 結全書九尾龜出現

且說沈仲思和李子霄自從受了張書玉、洪月娥的騙局，居然勘破癡情，懺除綺業，這也總算難得的了。看官聽者，從來泡影無常，曇花一瞬，蘭因絮果，一切茫茫。金樽檀板，銷磨兒女之情；秋月春花，短盡英雄之氣。或有五陵豪客，裘馬輕狂；湖海詞人，風情旖旎；貂裘夜走，株葉朝迎。□年歌舞之場，一萬纏頭之錦，送客留髡之夜，誓海盟山；酒闌香燼之宵，飄煙抱雨。這樣的風流豔福，自然是見者側目，聞者傾心。但是上海灘上的信人，覆雨翻雲，朝張暮李，心術既壞，伎倆更多。將就些兒的人入了她的迷魂陣，哪裡跳得出來？沒有一個不是蕩產傾家，身敗名裂。在下做這部書的本旨，原是要喚醒諸公同登覺岸，並不是閒著工夫，形容嫖界。所以在下這部書中，把一班有名的信人，一個個形容盡致，怎樣的把客人當作瘟生，如何的敲客人的竹槓，各人有各人的面目，各人有各人的口風。總而言之，都是哄騙了嫖客的銀錢，來供給自家的揮霍。那些千奇百怪的情形，一時也說他不盡，看準了那客人的脾氣，便專用那一種的手段去籠絡他，定要把這個客人迷得他意亂神昏，敲得他傾囊倒篋，方才罷手。在下這部小說，把他們那牛鬼蛇神的形狀，一樣一樣的曲筆描摹，要叫看官們看了在下的書，一個個回頭猛省，打破情關，也算是在下著書勸世的一番好意。在下書中的這些說活，雖不免有些過分的地方，卻這些事跡，一大半都是真情，並不是在下自家杜撰。做書的做到此處，便算是一部四大金剛的外傳收場；如今且把這些閒話一齊收起，就是那章秋谷，也暫且不提；先要提起那「九尾龜」的正文來。免不得要把他的出身來歷，一一的鋪敘一番，好作個全書的結束。

且說無錫城內有一家暴發的鄉紳，姓康，官名汝楫，表字己生，由附生出身，捐了一個候補道，署了兩任事，又放過一任關道，慢慢的升到江西撫台。他老太爺倒是個進士出身，做過一任知府，在知府任上，不知怎的就弄了□幾萬銀子回來。這位康太守，有了錢就不做官了，一直回到無錫，就著這幾個錢，收些利息，也還用下了，倒也無拘無束的，□分自在。康太守中年無子，直到五□歲上方才生了這康己生。因為他是己年生的，所以就叫他己生。康太守得了這個兒子，歡天喜地，把這康己生好象明珠異寶一般的擎在手中，一口大氣也不敢呵他。康己生長到五六歲上，便請了一個有名的孝廉公來做先生。無如這位康公子的心性若明若昧的，不甚明白，又來肯用心讀書。先生見他不肯用功，曉得這個學生是東家溺愛的，便也不□分去做那空頭冤家。首尾教了□二年，把這個康己生也教了個半瓶醋的學問。己生自六歲上學讀書，到了□八歲上，那先生辭了館地。這位康太守也糊裡糊塗的，不去考查兒子的學問。己生見康太守這般，樂得說些大話，滿口胡吹，自以為自家的學問數一放二的了，看得那些舉人進士，就如在手心裡一般。

過一年，適遇督學按臨，己生也要打算去考。這督學公是□科前輩，現任刑部左侍郎，姓王，號蘭佩，名體仁。性情甚是古怪。每到考的那一天，他卻一天到晚頂冠束帶的坐在大堂暖閣裡頭，把這些童生拘管得□分苦楚，背地裡無不咒罵這位宗師。且說康己生要去應考，府、縣兩試，倒也不前不後的，取在二圈裡頭。府、縣考過了，便去鑽頭覓縫的，打聽了一位王大宗師的同年陸太史，放過一任福建學台，現在恰好丁憂在籍。平日間與王侍郎相與得□分稠密。原來王侍郎和陸太史都是現在于大軍機處的得意門生，所以他們兩人的交情，格外比眾不同。不知怎的被康己生打聽著了，花了五百兩銀子，托人去求了陸太史一封書信。到了江陰，誰知去得遲了兩天，童生正場已經考過，後來的人一概不准補考。康己生急得沒法，在寓中咒天罵地的，把帶來的一班家人廚子，一個個罵得垂頭喪氣，膽戰心驚。有一個得用家人叫做石升，素來□分伶俐，最得這位少爺的喜歡。見己生甚是焦急，便悄悄的對己生道：「據家人看來，少爺且把陸大人的信送進去，試他一試，看這位大人如何打發。雖說不准補考，從來打官話的都是這般說法，哪裡就一定不准補考了嗎？就是學台當真不肯通融，我們這裡有的是銀子，再花上些銀子，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！」己生聽了，心上大喜，高興得直跳起來，笑道：「我原說我帶來的幾個家人，就是你一個人靠得住，還能幹些事兒。只是為什麼不早替我說，害得我直急了關天。我們此刻馬上放送信進去，看他如何說法？」就叫石升帶了紅纓大帽，穿了馬褂，登上快靴，飛也似的趕到學院衙門投信。到了學院，直進號房，把陸太史的信交在號房手內，請他送進，自己便坐在號房候信。

且說號房投進書去，這位王侍郎拆書看了，心中很有些兒委決不下，暗想道：「這陸太史也很糊塗，我向來規矩極嚴，從不受一些請托。況且正場已過，這康汝楫有意遲到幾天，落得回復他去。」忽又轉念想道：「若是叫他回去，卻又礙著同年的臉面，不好看相。就是于老師分上，也有些不好意思。」想來想去，想了多時，究竟那皇上家的關防抵不過同年的情分。正在躊躇未決之際，恰恰的事有湊巧，門上傳了幾個稟帖進來。原來是□幾個外縣童生，也為到遲了兩天，不能補考。這班童生慌了，聯名具稟，要求王侍郎補考大收，稟帖上說得□分懇切。王侍郎看了，暗想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樂得聽了陸太史的來信，做個順水推船的人情。」

想定主意，便吩咐出去，叫康汝楫在外候著。號房傳出話去，那石升得了這一聲，便飛跑出來。一路跑著，一路又打算主意，要想撒一個謊，騙他主人的錢。一口氣跑到寓所，走進大門，看見這位少爺正在房內踱來踱去，低著頭不住的搓手，約摸著是心中在那裡打算念頭。猛一抬頭，見石升氣急敗壞的跑進來，急問事情怎樣？石升方才在路上的時候，已經打算得停停當當，此刻不慌不忙，對著康己生指手划腳的說道：「家人到了學院衙門，送進進去。王大人把家人叫進去，當面問了一會，便道：我這裡的規矩，向來不准補考，你回去對你主人說，叫他下次來罷。那時家人也不敢多說，只得退了出來。」石升還沒有說完，康己生早急得瞪著眼睛，連說：「這怎麼好？這怎麼好？」石升又接下去說道：「家人退了下來，後來一想，要真是這樣，不是少爺白白的來了一趟了麼？家人便去尋著了文巡捕吳大老爺，再三的求他想法。這位巡捕老爺答應是答應了，只是有一句話，家人不敢說，要求少爺寬恕了家人，家人才敢說呢。」說罷，把兩手逼在背後，又請了一個安，直挺挺的站在一旁，一聲不響。康己生以前聽得學院不准補考，已急得滿頭流汗，遍體生津，好容易聽見巡捕肯替他想法，甚是歡喜，正在扯長了耳朵，聽他說下去，見他說了一半，就不說了，心上□分焦躁，連連的跺腳道：「糊塗東西，你不看見我在這裡著急麼？怎麼說了一半，就不說了？」石升見他急得頭紅面脹，心中暗暗好笑，便湊上一步，又說道：「那吳大老爺開口，定要五百銀子，一些也不肯短少。家人好容易從一百兩銀子說起，一直添到三百銀子，是再少不來的了。家人大膽竟應允了他，現在他還在巡捕廳等家人的回信，不曉得少爺心上如何？」己生聽了，「呸」的啐了石升一口，又罵道：「這點小事，你去辦了不結了麼？三百銀子，什麼大事，還要在這裡蠅頭蟹足的，滾你媽的蛋罷！」罵得石升又羞又喜，口內連聲應是。又立了一回，見己生不開口了，便側著身子，退出來。便走到同他主人來往的錢莊上，取了三百銀子的洋錢，到街上各處去空走了一趟，便跑了回來。又把方才的銀子藏得嚴嚴密密，方向己生說道：「銀子三百兩，家人已經當面交與吳大老爺了。吳大老爺答應明後兩天便有信息。」己生聽了，歡喜非常，便磨拳擦掌的在寓中等候。

到了明日絕早，果然學院衙門高高的掛出一扇牌來，一共補出□七個童生，康汝楫自然也在其內。到了補考的這一天，己生收拾考具，坐了轎子，幾個家人前呼後擁的到學院衙門等候。不多一刻，裡頭升炮開門，王侍郎升坐大堂，點名給卷。康己生領了卷子，歸號作文。原來這一回補考，一共只有□七個人，王侍郎叫承差在大堂旁邊安設桌椅，叫他們就坐在兩旁。封門之後，承差捐出一扇高腳牌來，上寫首題目，首題是：「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」；二題是：「其至爾力也」。這原是王侍郎調侃康己生的意思，頭題是明知那陸太史的一封信，是花了重價得來；二題是說這來到江陰，是你的力量，下文明明的含著其中非爾力也的兩句意思。雖然如此，這康己生原是個富貴公子出身，哪裡曉得題目的命意。但是腹內空空的，要做這二文一詩，甚是吃力。倒也虧他，居然勉強做得出來，這正是破題兒第一次，當下勉強交卷。隔了幾天，貼出酌覆的案來，康汝楫居然補在裡頭。康己生隨眾進覆，依然草草的敷衍完場。出場之後，隨著出案，把康汝楫高高的取了第五名。己生喜歡得拍手打腳的，笑個不了，好像癡子一般。拜了教諭，見過宗師，便收拾行李，回到常州。得了一個秀才，便如天塌下來的一場官貴。那些親戚朋友為他有錢，便一個個都去奉承他，秦承得這位新秀才□分歡喜，渾身骨節都覺得癢癢的，連自己也有些不信起來，竟是自己的文章換來的一般，把自己的本

來面目通通忘了。見了別人，把一個臉兒仰得高高的，一副得意的樣兒。這可合著了一句罵人的俗語，則做「龍門未折三秋桂，狗臉先飛六月霜」了。

閒話休提。只說康己生興興頭頭的專等明年鄉試，預備著鄉會連科。卻自從得了這領青衫，便把文章書籍一概丟失，不是尋花問柳，便是引類呼朋，卻像這進士舉人，畢竟會自己飛到家裡來的一般。康太守以前雖把這兒子看如珍寶，有時還拘束拘束他，現在看見他兒子得了功名，雖然不過是個小小的秀才，常言「秀才是宰相的根苗」，便也自譬自解的不去管他，竟等封翁做了。春來秋往，早已過了一年。到了秋間，又早是鄉試的時候。康己生帶了許多僕役，僱了一隻大船，門槍旗燈，□分暄赫，就像是什麼現任官員赴任的樣兒。到了南京，尋了一所精緻河房，他一人住下。那錄科領卷的這些照例事兒，總不必去提他。只說錄科已過，康己生專等人闖，卻心上忐忑，恐怕萬一不中舉人，如何是好。就打發家人四出尋訪門路，自己卻只在釣魚巷堂子裡頭住宿，整天整夜的也不回寓。就這般糊糊塗塗的過了兩天。己生正住在釣魚巷還未起來，石升同了一個長隨打扮的人來找他。等了一會，已經午後，方見己生睡得鋪眉蒙眼的，披著衣裳，趿著鞋子，口中不住的打著呵欠，走了出來，問道：「有什麼事，這時候就來尋我？石升搶步上前，附耳說道：「家人尋著了一家門路，是最穩當不過的，請少爺回寓去說罷。」己生一聽大喜，便連忙走進去，穿好衣服，又走出來。那轎子是石升帶來接的，便坐轎回寓。還未坐定，石升上來說道：「這同小的來的，是桃源縣鄭大老爺的簽押房家人，名叫陳貴。鄭大老爺是翰林散館出來，就放了甘泉縣，現在又調到桃源縣來。」正是：生公說法，欲點頑石之頭；阿堵無靈，銷盡豪華之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回交代。